

血海潮

瘦鵑



上海新華書局出版

提倡國技
武俠專書

情節
離奇

內容
曲折

南北奇俠傳

全書洋裝
四大厚冊
精裝一匣

姜俠魂

總慕

揚塵因

眉批

黃退閣

評點

三山五獄的劍仙俠客。四海九

州的英雄好漢。現身說法。個

個登臺。說不盡飛簷走壁的絕

技。書不盡驚天動地的事實。

一經寓目。能使閱者眉飛色舞

。精神奮發。

目價

定價 三元
特價 一元
五角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潮海血——

——卷二——

回目

- | | | |
|-------|----------|----------|
| 第十三回 | 山海關英雄落海 | 北京城胡虜定京 |
| 第十四回 | 吳降將破鏡重圓 | 范金龍孤舟聚義 |
| 第十五回 | 秦淮河羣彥娛聲妓 | 維揚郡連翩謁名公 |
| 第十六回 | 侯公子慷慨答軍書 | 劉孝廉寂寞商歸計 |
| 第十七回 | 棲霞山傳大福翦徑 | 紫金橋卓九郎捕蛇 |
| 第十八回 | 禿道人斷凶遭凶 | 李嘯雄避難遇難 |
| 第十九回 | 肆淫威血濺揚州 | 勸忠烈淚灑許浦 |
| 第二十回 | 羅三娘負骨尋母仇 | 劉向臣焚廬殉國難 |
| 第二十一回 | 李策削髮走閩中 | 呂鳴挈眷居岡上 |
| 第二十二回 | 李頭陀巧遇米夫婦 | 霍一龍浪進黑林郎 |
| 第二十三回 | 衛世昌水劫福山船 | 霍一龍火燒白圭寺 |
| 第二十四回 | 呂不平結衆守深鼻 | 羅三娘救孤走南昌 |
| 第二十五回 | 岫螻峯處士留女俠 | 象山港海賊擒壯夫 |

武俠歷史小說
血海潮 卷二

泗水漁隱著
許嘯天評

第十三回

山海關英雄落海 北京城胡虜定京

話說魏博霍海自得劉向臣書信。投來這裏。忽忽兩年。二人一心想殺賊立功。却只在帳前做個守衛。掙扎不得。兩個不時間埋怨着。當日吳三桂奉旨進京。在田畹家接取陳圓圓時候。霍海便道。俺皇上也失了眼。這廝戀着娘們。也不像是個做事的。俺們走罷。魏博道。霍兄且住。俺們如今那裏去。且得在此。好歹安身立命也罷了。終不見

一輩子這般便休。二人又住下。跟着吳三桂。重來山海關。看看吳三關並不往前攻打。霍海又着急起來。與魏博道。跟着這個主帥。一輩子也不發跡。這廝白吃着皇糧。只是消遣。我住不得了。魏博道。霍兄且耐一耐。這個去處。比不得尋常。卽是俺們要走。不得元帥號令時。便叫做逃兵。被他拿着。性命一條。不是耍處。亦且俺們無處去。只得且住了。自此兩個雖在吳三桂帳下。心中一日過一日的。不安。忽一日。猛聽得京師落陷。皇帝縊死。只道如此。少不得要宵夜進兵。殺個痛快。那知吳元帥又不動。霍海魏博。一發忍不住。後來見他設先帝神位。全軍縞素。二人私議道。這回恐怕是要發作了。那知兵到山海關。忽又紮住起來。聽說道。去北轉借大兵。不幾日。北軍果來。只見吳

元帥。跪伏投降。且把髮先來剃了。號令兵士。一律薙髮投清。霍海大怒。魏博道。如今只得走了。霍海道。走甚麼。且把這廝殺了再說。別說我是造反的。這等廝們。留做甚麼。魏博一把拖住道。霍兄。快住口。別要做聲。霍海道。老爺這一顆腦袋。砍了不打緊。要老爺剃髮時。除非天倒地覆。眼見得明日都要剃了。還等做甚麼。殺了這廝也快活。魏博道。霍兄。我也是這般想。只怕近不得。霍海道。你去不得。我去得。魏博只怕霍海亂闖出來。連連道。霍兄。這個不好造次。白白丟了性命。何益。俺們且商量着。你別做聲。夜來俺便下手。霍海道。你但做得下時。我與你爭甚麼。於是二人暗地裏商量。決計昏夜行刺。魏博穩往霍海。教他不可露色。霍海也知魏博比自家高強。由他去了。到夜來。

一輩子這般便休。二人又住下。跟着吳三桂。重來山海關。看看吳三關並不往前攻打。霍海又着急起來。與魏博道。跟着這個主帥。一輩子也不發跡。這廝白吃着皇糧。只是消遣。我住不得了。魏博道。霍兄且耐一耐。這個去處。比不得尋常。卽是俺們要走。不得元帥號令時。便叫做逃兵。被他拿着。性命一條。不是耍處。亦且俺們無處去。只得且住了。自此兩個雖在吳三桂帳下。心中一日過一日的。不安。忽一日。猛聽得京師落陷。皇帝縊死。只道如此。少不得要宵夜進兵。殺個痛快。那知吳元帥又不動。霍海魏博。一發忍不住。後來見他設先帝神位。全軍縞素。二人私議道。這回敢怕是要發作了。那知兵到山海關。忽又紮住起來。聽說道。去北轉借大兵。不幾日。北軍果來。只見吳

元帥。跪伏投降。且把髮先來剃了。號令兵士。一律薙髮投清。霍海大怒。魏博道。如今只得走了。霍海道。走甚麼。且把這廝殺了再說。別說我是造反的。這等廝們。留做甚麼。魏博一把拖住道。霍兄。快住口。別要做聲。霍海道。老爺這一顆腦袋。砍了不打緊。要老爺剃髮時。除非天倒地覆。眼見得明日都要剃了。還等做甚麼。殺了這廝也快活。魏博道。霍兄。我也是這般想。只怕近不得。霍海道。你去不得。我去得。魏博只怕霍海亂闖出來。連連道。霍兄。這個不好造次。白白丟了性命。何益。俺們且商量着。你別做聲。夜來俺便下手。霍海道。你但做得下時。我與你爭甚麼。於是二人暗地裏商量。決計昏夜行刺。魏博穩往霍海。教他不可露色。霍海也知魏博比自家高強。由他去了。到夜來。

看看人靜。那些兵士。見得清軍大兵借到。都放下心。呼呼地睡熟了。睏得如豬獾一般。人事不知。二人那裏睡得穩。魏博早便匿在帳下。靜靜守候。霍海一連幾次爬起來。聽聽沒響動。心下着慌。魏博在帳下聽了一時。閃將入來。先便故意嘆口氣。探探吳三桂睡熟不曾。那知吳三桂正在床中想念陳圓圓。聽得發嘆。喝問是誰。魏博這一嚇。不小。連連跳出。早被吳三桂覷着一條人影。魏博要躲時。只見吳三桂剔亮燈兒出來。魏博見了不妥。只得暗地伏下。等得吳三桂回入帳時。却待閃出。却被撞見。當時魏博急極智生。便把話混過了。心內還是七跳八跳。急急來至下處。推起霍海。兩個說些話。看得帳外睡着多人。只怕發露。二人商量下。便來帳後僻靜處坐下。只見淡月疏

星照得全營似畫圖一般。霍海道：「怎麼不濟？」魏博重述了一回，說道：「合是這廝賊星高照，不知怎的，到得帳下，只是發怔。」霍海道：「我去不管他，你忒仔細，好歹殺一場，便殺不了，鬧一場也好。」與他嘆甚麼氣，倒不是叫他醒來。霍海說罷，更不打話，托地起身便走。魏博着急，連連趕上。霍海直頭直腦，只顧走來，剛剛到帳前，冷不防前面來了。一人兀自嚇住，舉目看時，星月下，却認得是傅士澄。二人相顧失色，做聲不得。只見傅士澄拉住霍海，拖回頭來，重到帳後。魏博也就趕來。傅士澄打量四周沒人，問道：「你們兩個做甚麼？」二人說不出話。傅士澄道：「我看你們兩個，着實有肝胆。兩年來，我都看在眼裏了。怎麼不知老實對你們說？這裏再住不得了。眼見得明日都要剃髮。我生

爲大明人死爲大明鬼。士可殺。不可辱。趁天明便走了。你們却做甚麼。有話但說無妨。霍海道。那不是我們一路。我只看不得。殺了那廝便休。傅士澄失色道。却動不得。他手下多少猛漢。枉自送了性命。亦且他是個武舉出身。着實有武藝。夜來也是戒備。雖則睡了。只怕不會睡得。魏博道。傅先生這話是了。俺們但跟這傅先生走。不差。於是三人商量些話。仍各歸下處。收拾些衣服。打了包裹。一時完畢。等看天亮。霍魏二人。各背了包裹。傅士澄領頭。出營門來。守兵上前問話。傅士澄道。奉主帥號令。前去清營投書。你等好自看守營寨。休要大意。守兵認得都是帳下親近人。那敢阻擋。三人便大踏步出營。投向小路來。走不到五七里路。早見一輪紅日。自海濱上來。傅士澄叫聲。

阿呀。原來慌忙起程。走錯了路頭。却來到這海邊。三人正躊躇着。只聽得後面一聲喊起。一大隊人馬。潑風也似追將來。三人只叫的苦。不知高低。原來吳三桂夜來見得人影。心下抱着鬼胎。一夜不曾合眼。寅卯時分。起來便傳問帳下隨從待衛。却不見霍海魏博兩個。接着有人報說。傅士澄走了。吳三桂立令傳問守兵。守兵告說原委。吳三桂大怒道。誰敢違吾軍法。當發下人馬追捕三人。獲到斬首示衆。部將得令。四處巡邏。却見三人逃來海濱。不由大叫大喊追將來。三人看看前面是海。後面追兵將到。再沒理會處。只得疾轉左邊小路奔逃。望見一座林子。沒命地竄入來。那裏更逃得快。後面馬隊似流星般馳到。早見六七騎馬兵已在眼前。三人叫苦道。早知是如此。便

在營中殺鬧一陣也罷了。如今倒死在這裏。好不甘休。三個眼睜睜束手待斃的當兒。只見一道光寒凜凜似劍一般射到那馬兵上。馬兵立時翻下馬來。早見兩三匹馬倒斃在地。那馬兵掙扎起來。返身便逃。後面人馬都着了慌。紛紛後退。發聲喊都逃去了。三人見得如此模樣。不知何故。心內暗詫道。天可憐見扶助俺們。脫了這道艱險。三人回顧頭來看時。只見松樹下站着一個和尚。也不知那時來的。魏博一看。這和尚好面善。思量起。却是那年自蘇州赴杭州時。市船上相遇的癆病和尚。魏博撲下身便拜。口稱師父仙人。傅士澄霍海。正詫異這和尚來得稀奇。生得又古怪。見魏博拜了。都拜倒在地。魏博道。俺們這性命。便是這師父救來。那和尚打個問訊。扶起三人。

說道。你們待走那裏去。魏博道。小人正是沒去處。望師父指引則個。那和尚道。關內大兵重集。走不得。那面是韃子軍營。路路有人盤查。只得且投海濱。我與你指個去處。三人聽說大喜。隨着和尚行來。於路魏博問道。小人自那年市船上見了師父。一向繫念在心。今日且喜相見。不知師父是那個上刹掛搭。不敢動問法名出處。那和尚道。納曾在崑崙山陀羅寺出家。長老與我起個法名。喚做精一。現在沿門托鉢。無一定去處。前月來遊長白山。只在此間閒走。今日路過這林子。以此得遇。三人道。今日若不是師父。俺們三個。早是性命丟了。師父定不是凡人。那和尚道。小試其技。不足爲道。魏博又問前日市船上。聽得師父叫我渾名。正是納罕。不知師父如何得知。那和尚道。

你不在山西販馬麼。那時也曾見得面來。魏博道。小人愚蠢。却是不知。魏博等三人。隨着精一和尚走海濱來。約莫也有三五里光景。只見精一和尚道。且在這裏坐一會。三人依言來海岸上坐地。正對着一片汪洋。滔滔汨汨。無邊無涯。但見遠遠地帆檣來往。日光映照。波濤似金。三人觀覽海景。各自欣慰。却不知這和尚作何道理。約坐了半個多時辰。只見精一和尚立起身來。望着海中。長嘯一聲。但聽得洪鐘一般。似白浪走空。海水沸沸地遙應起來。霍海想道。這個和尚。那裏像個人樣。只當是殭尸一般。不道他這般奢遮。正設想間。但聽得精一和尚道。來了來了。只見大海中。一隻帆船。衝浪拍濤過來。移時近岸。只見船頭上一個瘦黃老兒。手中提着撐竿。高叫道。師父想

不到是你來這裏。精一和尚與魏博等三人道。這個老兒名喚范老七。你們搭他船去。任憑到那裏。與他說是了。三人疊疊應聲稱謝。精一和尚與范老七道。我有三個客人。託你帶去。好生看顧。一切不計。范老七應道。師父。你的客人。還用得這樣說麼。交與我便是了。范老七一面說。一面把撐竿撐着船旁。打量一會。與船上火伴道。泊得泊不得。那火伴道。那裏泊得岸來。這裏水淺。只有如此了。范老七道。三個客官下船來。走得走不得。傅士澄打一看時。只見離岸約有丈多開闊。那裏便走得過去。只聽霍海道。有甚麼走不得。說着。蹲身只一跳。早跳到船頭。魏博與傅士澄道。傅先生難得走。小人背負去。魏博解下包裹來。精一和尚接取道。這個交與我。魏博俯下身。駝了傅士

澄。傅士澄死命抓住魏博。魏博聳身一跳。兩個也跳到船頭。只見精一和尚在岸上叫道。包裹來了。范老七應聲道。交與我。范老七把撐竿提上。精一和尚正把包裹擲過來。必端必整。掛在竿頭上。衆人都笑起來。傅士澄看得呆了。三人在船頭拜別精一和尚。陸續入艙來坐地。范老七與火伴把船推開。駛向海中來。三人再回頭看岸上時。早不見那和尚。但聽得耳邊波濤滾滾。正不知打從那裏去。這且按下。接說吳三桂派下一大隊人馬。追捕三人。到得林子前。不知怎的。馬倒人落。一時着慌。紛紛逃回營來。告稟吳三桂道。我等追到林子下。看看三人都在前面。將快追及。不想一道寒光。似劍般射來。我等眼目皆昏。登時三匹馬倒斃了。兵馬驚仆在地。幸喜不傷。以此追拿